

2026年1月20日 星期五 第1585期 投稿邮箱: aqwbyzx@126.com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一场烟花秀

高琦小学408班 卢沐恩

指导老师:朱海燕

跨年夜,爸爸带我去看了一场绝美的烟花秀。

2025年的最后一天,一放学我便焦急地等待爸爸。好不容易盼到他来接我,上了车我们一路有说有笑。我像是一只放飞的鸟儿,自由快活极了。不多会儿,爸爸便笑着说:“我们到目的地啦。”我们来到爸爸同事老家所在的乡下,奔赴一场烟花盛宴。

一下车,我就看到堆了半个院子的烟花山,既震惊又欣喜。这时,旁边的小哥哥递给我两根“仙女棒”,我道了声“谢谢”就迫不及待地玩了起来。“吡吡吡……”仙女棒点燃了,不一会儿就发出耀眼的光芒,我一边甩着仙女棒,一边翩翩起舞,爸爸的同事们都连连称赞,我想象自己是一个播撒快乐的仙女,跳得更起劲了。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也被我的快乐感染,纷纷手持仙女棒跳起舞来。虽然这群中年男“仙女”们身段不甚灵活,舞姿也很抽象,但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快乐。他们边舞边跳,有说有笑,暂时卸下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重担,像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孩童。

仙女棒只是我们的“开胃菜”,后面上的才是“大餐”。“嗖”的一声,一位叔叔点着了一只“飞天水母”,接下来是第二只,第三只……一只只被点燃的水母先是发出温柔的红色火光,不一会儿便展开“翅膀”,“呜”的一声腾地而起。它们在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舞姿,一会儿旋转,一会儿倾斜,一会儿跳跃……这群可爱的水母此时不是遨游于大海,而是像精灵一样嬉戏于半空,一边还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,叫人目不暇接。突然,“砰砰砰……”一声接着一声,水母们“自爆”啦,它们依次在空中炸开,火光照亮了夜空,顿时空中繁花似锦,好似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空中,在场的人无不在赞叹:太美啦!

接下来还有“精灵兔”“孔雀开屏”“智慧树”“宇宙飞船”……最精彩的还要属“千里江山图”,当烟火刺破夜空,青绿漫卷,峰峦叠嶂随星火舒展,江河浩渺伴烟岚流淌。没有笔墨的留白,却有烟火的绵长;没有绢本的厚重,却有山河的浩荡。这一场“千里江山”烟花秀,是华夏文明的铿锵回响,是古今美学的双向奔赴。此时此刻,不再是画入人间,而是人间胜却画中景。我们都被震撼,唯余惊叹:好一个锦绣河山!

岁序更替,华章日新。习近平主席在2026新年贺词中说:“山海寻梦,不觉其远;前路迢迢,阔步而行。”我们都即将奔赴下一场山海,祝愿我们每一个追梦人的2026都有趣有盼,生活像这场烟花秀般绚烂绽放!

有您,真好

华中路第二小学601班 杨悦月

指导教师:丁海娜

您的爱,如同春日暖阳,柔和甜蜜;您的爱,就像严寒中的炉火,温暖我心。我的人生是一场电影,而您,永远是其中最耀眼的主角。

母亲,有您,真好!

您还记得我生病发烧的那一天吗?那年暑假,您常带我去游泳。水中的我像一条快活的鱼,从池这边游到那边。您站在岸上,红润的嘴角扬起,眼里满是笑意,为我加油。

可几周后,我的头突然剧痛难忍,耳根也发起炎来。接连几天,我只能躺在床上,偶尔下地也头晕目眩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

那些天,您的眼睛总是红红的。我不知道是买药路上被风吹的,还是悄悄哭过——您始终瞒着我。

白天,您陪我看完医生回来,就坐在床前发呆。眼神不再如往日明亮,整个人像褪了颜色,暗淡下来。就连平时一顿能吃三碗饭的您,也变得只喝得下粥。

夜里,我的耳朵疼得厉害。您一边喂药,一边轻轻为我揉擦,整夜守在床边。汗浸湿了您的后背,我说:“妈妈,您去休息吧。”您却摇摇头,声音轻而坚定:“没关系。”

好不容易哄我睡着,半夜我又疼醒。一睁眼,就看见昏暗的灯光下,您那熬红的双眼和浓浓的黑眼圈。原来您又跑出去为我买药,因为附近医院关了门,您竟一路赶到很远的医院。回来时,浑身是汗,皮肤却冷得发颤。喂我吃完药,您佝偻着身子坐在窗前,月光照在脸上,映出一行晶莹的泪。

那哪里是泪啊?那分明是一首诗——一首无声的、深爱的诗。您用整夜的不眠,用寒风中奔走脚步,一字一句把它写进时光里。

母爱如诗,短短几行,字字深情。母爱也如一首温柔的乐曲,而我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音符。

为了将我培养成人,您渐渐地不再化妆、不再与好友谈天论地;您细腻的脸庞不见,皱纹爬上了眼角,老茧布满了双手。时间从您身上剥夺了太多东西,而您用您的时光换来了我的时光。

您也许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普通人,是同事的朋友,是会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人,是会为每天烧什么饭菜而纠结的人。但对我来说,您就是我最亲爱的人,就是我的英雄。

母亲,我想对您说:有您,真好。

那把倾斜的伞

怀宁县金拱镇中心学校302班

孙子卿

指导老师:秦体贵

放学路上,一阵急雨猝不及防地泼洒下来,雨滴噼啪敲打伞面,恰似数不清的鼓点催促着行人脚步。我正发愁间,妈妈的身影从街角匆匆显现,一把撑开的伞及时地将我笼罩入安全的天地。

我们并肩走着,我不经意抬头,忽然惊觉伞面竟向我这边倾斜着——雨滴顺势沿伞的坡度滑落,最终竟全部汇流到妈妈那侧的伞沿,再断线般砸向她的肩膀。我连忙伸手想把伞柄扶正,妈妈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按住我的手,柔声道:“伞没歪呢,你看错了。”

可那之后,我悄悄抬眼细看:她的右肩早已被雨水浸透,衣料紧紧贴住肩线,深色水痕在布料上蔓延开来,如一幅无声的墨画。雨水甚至顺着她的发梢淌下,沿着颈项蜿蜒流进衣领深处。在那一刻,我的眼眶骤然发热,喉咙里堵得发紧,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伞外雨势依旧喧嚣纷乱,可不知何时,我心中那场湿漉漉的雨却悄然消歇了。自此之后,每遇风雨潇潇,那倾斜伞下深色水痕便浮现在眼前——原来世间最暖的彩虹,正是由母亲肩头默默承接的雨滴幻化而成,它无声地悬于心上,成为我生命天空里永不褪色的晴天。

